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二目錄

陸賈

輔政篇

無為篇

賈山

至言

賈誼

過秦論上

過秦論中

過秦論下



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晁錯

論貴粟疏

言兵事書

上守邊備書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二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二

晉唐程氏

新安少川洪建論校拜

輔政篇

陸賈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
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
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
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為
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
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
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

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
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缺覆之禍何哉所任
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
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
者久而長躁疾者爲速蹙遲重者爲常存尚勇
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
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
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
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
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

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
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亂
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
絕恬美之味踈嗑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
顛輕以小治大亂度于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
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
於西秦世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
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能不爲之傾惟
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于聖王者誅遏賢君
者刑遣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儋亡齋而歸

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耻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篇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乃有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

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丘阜生

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譏房闔備廡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

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農夫
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
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
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
於身而已矣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
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
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
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
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
聽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
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
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

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
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
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
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
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
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
成觀遊上成山林爲葬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

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
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
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
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
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
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
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
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
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

况義而從之所以未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

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

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虜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

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

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

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厩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

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

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噐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志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牧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

鋒鑄錄

一作鑄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

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

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

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

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

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

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倔

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

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

而景從山東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

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

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

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

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

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

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

爲官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

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論中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音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卽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守一作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權一作焚文書而酷刑法先

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
 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
 術也秦雖併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
 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
 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并
 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
 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夫寒者利短襦一作襦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嚮
 嚮一作嚮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

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士一心而憂
 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
 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
 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
 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
 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
 自新更節脩行一作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
 盛一作盛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懽
 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
 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

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
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
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
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偽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
者衆刑慘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
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
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
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
危也故先王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
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
必無嚮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
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論下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墾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

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
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
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
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
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
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
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
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
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
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

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
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
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而身爲禽者其揆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
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
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
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
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
之禁 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
下之士傾耳而聽重平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

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并失故不長矣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陳政事疏

賈誼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
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
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
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
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
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陞
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
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

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
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
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
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
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
極建乂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
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
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
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
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
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
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
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

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蕪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相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巨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

諉者曰䟽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辱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

賢誰與領此故䟽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旣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旣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斃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髀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

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并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

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
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
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
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
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
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
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
憚而又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
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
指愾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病後雖有扁

鵠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盭元王之子
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
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
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
病瘡也又苦踈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
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
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
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
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
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

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豈倒縣而已又類
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
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
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
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
既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
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
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若爲執
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死

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
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
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
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
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闕中
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
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縵以偏諸美者
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

璧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
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
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
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
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
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時
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
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
長大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息并心於進

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
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
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
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
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
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
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
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

秦漢晉魏文選卷三
二十七
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
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
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
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先至者
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
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
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禮陛下又不自憂竊

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
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
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禮義廉
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
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
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爭亂六親殃戮姦
人并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爲虛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
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
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

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

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息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

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
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
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
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
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
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則聖智在位而功不
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
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
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

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
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
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
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
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
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
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
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

以長乂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
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
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
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
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
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
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
三代之所以長乂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
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

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
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
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
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
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
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
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
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

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

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

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

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

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
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
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
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
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
與衆庶同黥劓髡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
亡陛虐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
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虐夫望夷
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噐之習
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
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
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
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
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
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
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
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
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
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

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
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辱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
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
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隼詬亡節廉耻不立且
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
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
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
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
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
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
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汗穢滯亂男女無別者
不曰汗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
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
斥然正以諄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
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鵲纓盤水加
劔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
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盪而加也

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又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疏

賈誼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織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

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
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
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
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
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
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
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并舉而爭起矣廼駭
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
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論貴粟疏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

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饑之於食不待其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
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
安能以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
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
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
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
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
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

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
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
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
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
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
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

早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
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
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
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
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
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所阡陌之得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
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
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

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
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
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
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
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
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
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
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

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
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
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
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
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
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
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言兵事書

晁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
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
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
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
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
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
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
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冇利非隴
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
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
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
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
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
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
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
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鉞

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
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
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
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
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
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
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
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此四者兵之至

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
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
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
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
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
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
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
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
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
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天道同

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
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
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
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
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
危事也以大爲小以疆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
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
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
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
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

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上守邊備書

晁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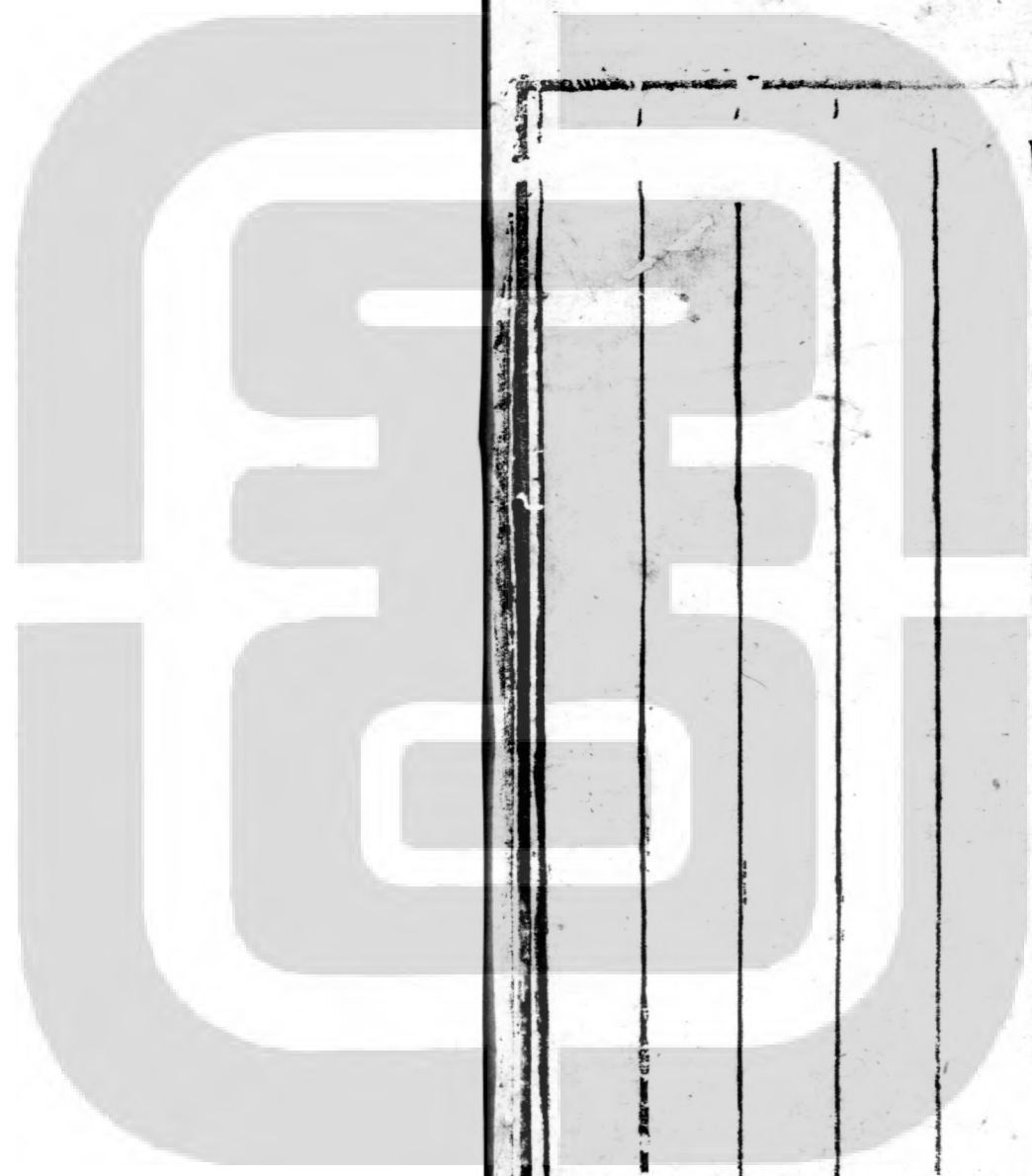
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
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
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
有并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
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
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
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
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
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

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
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
獸於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
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
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
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
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
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
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
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

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卷之五



Fragmen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 block with vertical columns and a header.

